



08054

宋學士集卷之二十一

明宋濂撰

同郡後學胡鳳丹

月樵校梓

墓誌銘

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贈奉直大夫

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

封當塗縣子王公墓誌銘

洪武戊申春正月皇帝正位宸極布告中外念及舊  
勲例頒恤典於是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  
王公之歿已七年矣初公之既歿上詔有司議贈公

卷五十一

宋學士集

一

退補齋  
藏板

奉直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  
追封當塗縣男且俾與享雞籠山功臣廟中上猶未  
慊其情至是復仍其舊縣進爵爲子以寵之公之子  
文感皇靈之浣被也虔奉命書副墨焚告於墓下明  
年己酉冬十一月持翰林待制王君禕所具事行求  
濂爲銘以侈上之贈濂辱與公游不敢讓之遂按狀  
而序列之公諱愷字用和姓王氏太平當塗人幼有  
大志沈酣六經諸史閒必欲見之於用起應府公之  
辟爲府史疏讞獄訟人服其平歲乙未上取江南兵



臨當塗卽召公至幕府上方爲元帥命爲揀以參決  
戎事丙申春從王師下建業又下京口京口民新附  
机隍不安公慰撫之始定上爲中書平章政事建江  
南行中書省於建業陞公左右司都事公遇事善於  
彌綸日以薦賢爲先元戎宿將咸器倚之唯公言是  
信戊戌秋猶獠兵數萬自杭來降待命嚴陵境上上  
遣公馳入其軍諭以禍福偕其渠帥來朝是年冬上  
將征浙東時婺之蘭溪已下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  
戍之上命公與胡公定議取婺親帥師圍其城守將

卷二十一

宋學士集

二

退補齋  
藏板

出降公審察民情而莫綏之歷言上前無有不聽者  
己亥春王師攻越久不下夏六月師還上留胡公鎮  
婺而民賦軍器之務咸以屬公冬王師克三衢擢公  
左司郎中總制衢州軍民事公增城浚濠置游擊軍  
募保甲翼餘丁及舊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  
不足則斥並城廢田五萬七千畝使之耕以自給民  
有田力弗能藝者聽軍士貸耕而爲輸糧縣官籍江  
山常山龍游西安四縣丁壯凡六丁之中簡一以爲  
丁置甲首部長統之丁壯八萬有奇得兵一萬一千

八百無事則爲農脫有警則兵者出攻戰而五丁者資其食開平忠武王屯兵金華其部將或來侵民公偵知之械而撻諸市王使人讓公公對曰民者國之本將軍天子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萬民安計將軍所樂聞也王嘆美之開化馬宣差挾舊邑印章誘編氓爲變江山楊明恃砮柵之險叛服靡常公皆定計擒之梟首以徇眾部內帖帖無譁民飢疫相仍死者枕籍道路公出倉粟使作糜哺餓夫修惠濟局居藥以注病者所活不可勝數學校廢於兵公

卷二十一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藏板

爲浚泮池築杏壇建極高明亭設博士弟子員孔子家廟之在衢者公亦爲新之退食之暇輒集薦紳之徒摩切道藝人士翕然悅服諸暨戍將謝再興與部帥王甲有違言幾致亂上令公調解之公善於說辭二人之驩如初邊鄙以寧同僉樞密院事李文忠以國之懿親握重兵鎮嚴陵上命公往來佐其軍庚子夏六月僞漢寇龍江上召嚴陵帥葛俊擣廣信以牽其師道過衢公謂俊曰廣信僞漢門戶彼旣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全軍以往不可若

出偏師撓之未見其利設有挫衄吾衢先繹騷矣乃止俊而請胡公行胡公至而廣信潰一如公言辛丑夏拜胡公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分省於婺以控制東浙公仍以左司郎中分治省事金華婺劇邑役民無藝公令民自實田請都以糧多者爲正里長寡者爲副正則以一家或二家充副則合三四至七八而止通驗其糧而均賦之有一斗者役一日賤與貴皆無苟免者金華周泰義烏柳昌恃俠以蠹民公逮至於獄皆痛懲之自是畏避不敢吐氣猾胥潘立道

卷三十一

宋學士集

四

退補齋藏板

操金華一邑田賦之柄飛寄詭遁並緣爲奸利公廉其罪狀以聞寘於法胡公日治軍旅以略岷縣禦諸暨爲己任分省之政皆公統之公挈綱布紀風采凜然僞吳將呂珍侵諸暨欲堰水以灌我城胡公奪其堰反決水灌珍珍勢蹙乃馬上折矢與胡公誓請各解兵公聞之移書謂胡公曰彼狡謀爾慎毋信今珍在重圍是天授首之日也胡公不忍食言竟從之珍畏敗盟而去先是猫獠軍來降胡公分其衆萬餘成婺其帥劉震等相挺爲亂胡公被害公亦及於難當

難作時猶帥多公恩欲擁之而西公正色叱曰吾天子大吏設不幸義當死寧能從賊反耶賊初縮首不敢犯拘繫一日而罵賊聲愈厲命左右取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遂刃之王寅春二月七日也享年四十有六上駐蹕江西聞公之死爲之嗟悼良久親爲文祭之及返柩金陵上復率羣臣往城南祭奠乃以其年四月十一日葬江寧縣鳳臺西鄉聚寶山之原公狀貌龐偉氣局堅凝善謀而能斷嘗以事入諫上弗聽公卻立戶外既暮猶不去上出怪問其故公從容諫如初上慨然從之公於吏事尤長據律按比而飾之以儒術案牘經其裁削辭簡而意周喜爲詩歌與賓朋談笑樽俎間更唱迭和情意豁如也故於其歿也人莫不傷之公父諱榮母孫氏配張氏子男子三人長卽文有學行今爲侍儀使階承直郎次行賊害公之際行方侍側或勸其去行曰棄親而求生吾不爲也卒隨公以卒次升童孫女一人濂爲左史時侍上左右嘗與濂論佐運之臣以字稱公曰王用和經濟之材也吾將大任之惜乎早歿

卷二十一

宋學士集

五

退補齋藏板

於難則上所以簡注公者爲何如使公之存至於今必躋政府歷憲臺澤及於民者將益廣不特前所書而已人之患也有才而無其時今公雖有其時未能大顯而命止於斯不亦悲夫雖然公之贊治外垣爲賢賓佐及臨患難冒賊而死爲忠臣天恩所加便蕃優渥名亦足以不朽矣在公可無憾銘曰

眞人之興肇自濠梁白旄黃鉞指麾四方桓桓豪英雲合響應維時王公杖策出迎龍旗所屆靡役弗前借箸以謀燭於幾先莫搖嚮風帥徒內附公往撫之

卷三

宋學士集

六

退補齋藏板

謂公來暮浙河之東婺爲名邦六師一臨完城以降奏凱而旋留將戍守公持文墨參其臧否姑蔑遺墟旣入版圖兵民二柄孰幹其樞帝詢在廷非公疇可公拜稽首卽日上道城增而高復浚其濠游擊置戍金柝夜囂孰爲頑民嘯呼搆亂誘而繫之邊烽晏晏出粟哺荒注藥起疴民豫且康弗教則狂乃新泮宮乃置博士乃設俎豆乃經乃史金華建藩控於海東遷公來治若疚在躬科繇匪度均之平之間右奪政辟之刑之民樂其生親若父兄敵畏其威望如長城

豈期妖豎相挺爲變大罽不屈遂罹於難人孰無死  
公死則忠正氣不沒凌厲秋虹皇情盡傷親御翰墨  
摘文祭之龍光赫施受才孔多竟不盡施清風宰木  
凌其餘悲不朽維文大書深刻後百千齡過者必式  
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瞿府君墓誌銘

濂侍講禁林時蘇之良士瞿公莊來爲典簿其爲人  
也文學蔚茂而勵行堅凝濂甚敬畏之凡應制諸作  
多出其手率皆稱旨自是與之締交不翅伯仲然間  
以先府君墓銘爲屬濂以索文者接踵於門雖諾之

卷三十一

宋學士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而未暇爲今蒙恩致政家居又復移文以申前請乃  
序其事而繫之以銘序曰府君諱嗣興字華卿姓瞿  
氏其先居河南後徙通州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  
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焉生二子曰青曰達俱有  
才能伏其鄉人元兵取江南有劉將軍者徇地至  
姑熟青與達帥里中強壯拜馬前迎之有獠犬突出  
軍中眾睥眄持弓不敢發青直前一箭射殺之眾謹  
曰壯士壯士可官也青曰吾不如吾弟達將軍遂出  
旗號俾達招諭未降者承制授達爲百夫長及宋亡



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憐口提領娶  
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食日從其徒射  
獵飲酒爲樂不喜學書然天資仁善和順未嘗有過  
年十七怯憐口以例革不置官提領君家食甚貧府  
君卽折弓矢脫略統綺故態躬力穡事以養二親承  
候顏色唯恐弗至母嘗病疽時天熱疽潰臭不可聞  
人皆掩鼻趨過府君跪床下執蒲葵扇驅蚊蚋以手  
摩穢剔汗扶其起臥不解帶者三旬至愈乃止母又  
嘗患積氣危甚醫弗能攻或告以股肉可療其法寘

卷三

宋學士集

八

退補齋  
藏板

刀孟上而禱於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言自旦  
至脯頓顙於地顙破血流被面刀弗動府君泣曰天  
忍不憫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猶甘之肉何暇惜乎知  
刀終不可動起引之割肉寘孟中裂帛漬血裹創戒  
左右勿洩羹之謬稱他肉以進母不食已五日見羹  
喜爲之握筋食一杯幾盡食已而瘳母後感疾思啖  
菱時菱未葉遍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哀號索之  
竟日手足皆腫俄得菱實三馳歸遺母母疾如失旣  
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儻守之而不

變如父母何攜家入蘇城謁多錢翁有所稱貸多錢翁察府君誠信可仗出資財俾府君貿遷而分其息十之二府君由是稍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君不妄取而好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有楮幣若干錠視其名則市中小夫府君坐不貼席走其家還之有墜田宅券書及他貴物於路者府君覽之曰券書失啟爭端蹤跡其人呼與之其人權貴家奴失主券畏罪欲求死叩頭謝曰活我者公也墮工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竈突無煙府君憐之天未明攜錢二十

卷二十一

宋學士集

九

退補齋藏板

緝潛投窗隙而去歉歲出糶有窶人來糶衣不掩脛府君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糶十千邪倍與其粟鬻蔬者過門府君取蔬五錢授以楮幣十倍曰汝當以餘錢裨我鬻者笑曰吾安有餘錢邪府君曰汝第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實予之而不欲其知皆此類凡負販者必多給其直家人怪問其故府君曰彼胼肩繭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之較邪歲丙申常熟凶民來依者數十輩府君僦舍館而食之癘氣發者相枕籍府君躬視粥藥而時進之卒賴以生府

君晚喜浮屠言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閱北溪  
陳氏性理字義卽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  
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  
二子服父訓刻志事學莊入國朝蔚爲名儒從典簿  
陞禮部員外郎府君及見之曰吾有望矣洪武乙卯  
九月府君得疾恐念慮或亂畫紙爲圓圈揭屏閒常  
目之二十七日卒於家卒前一日楚府伴讀陳子晟  
等道過府君將之京問府君欲何言府君以兩手加  
額曰語吾兒莊努力供職報天子恩我死當不恨享

卷三

宋學士集

十

退神齋  
藏板

年八十有四莊在禮部累請封於朝未報卒後月餘贈  
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娶蔣氏贈安人事舅姑如府  
君之孝舅姑或怒則率子女羅拜於前曰新婦誠可  
怒願念諸孫貸其罪舅姑意不解悲請至再三乃已  
年七十三先九年卒是歲十月二十五日葬於吳縣  
橫山梅家灣之原與安人合兆男二人卽懋莊女三  
人一天二適某某孫四人紹緒紳某曾孫男二人某  
女一人府君歿之明年莊自員外郎拜福建等處承  
宣布政司左參政階通奉大夫於法當得加贈云者

嗚呼孝者天下之大經也一鄉得孝子焉則一鄉睦  
一邑得孝子焉則一邑順一郡得孝子焉則一郡治  
此無他人之所秉恆性固未始有殊而移風易俗之  
道蓋莫急於此也然而孝行之至心與天通韋布之  
士往往能感於神明發於祥徵載諸史牒復有不可  
誣者今府君不自有身唯欲其親之安割股愈疾固  
人之所難至於菱未華時而能獲實者三非神明陰  
相之未必能致斯則心與天通之驗也在宋之初貴  
池有孝子者曰葉蒼秋九月母有渴疾思生李食之

卷三十一

宋學士集

十一

退補齋  
藏板

蒼號泣樹下忽叢葉中得雙李如彈丸人以爲孝感  
府君之事寧不與蒼類耶蒼之名尙傳於今而弗泯  
則夫府君者其不當有傳耶茲銘之所由作也銘曰  
維孝之德是謂天經秉厥恆性體順達誠有美孝子  
醇懿是循但知有親遑恤其身親病在寢子兮吟呻  
稽顙於庭籲彼百神我命弗顧體肉何恤親年可延  
我志則憚求菱大澤悲啼欲暗豈意未華獲實者三  
天鑒哀衷顯厥祥徵揚之邇遐聲光騰騰卓行若茲  
亦足不朽况其立心一歸忠厚推仁惠窮日惟孜孜

吾分當然奚求人知施德不食其子維良上簡帝心  
參預藩方勒石幽宮文不妄飾此孝子墳過者宜式  
故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吳府

君墓誌銘

府君諱彤字文明姓吳氏世爲臨川人穎異越常流  
從虞學士集危左丞素學二公深相器重應書鄉闈  
弗獲選去補江西行省理問所令史益種學績文不  
倦夜以繼日遂擢至正丁亥進士第授贛州路錄事  
階將仕郎時郡守二皆朝廷重臣苛察繳繞察見淵

卷三十一

宋學士集

十一

退補齋  
藏板

魚僚屬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府君以事至府數與之  
抗辨氣凜凜不回撓初甚怒罵己而反賢之贛俗泥  
堪輿家說有踰半世不葬其親者府君召父老諭之  
曲盡倫理不兩月間葬者以千數民家子女咸學浮  
屠法揚言脩然坐脫無知氓競奔湊之府君坐以左  
道上官持不可府君謂其母曰吾聞坐逝者必焚其  
身以收舍利約以明日行火母亟來謝曰女幸生矣  
人告妻弟奪其金條脫者絕無左驗府君陽令中析  
之告者欣然謝去妻之弟獨灑泣不輟乃杖告者而

與泣者眾以爲神朱甲與湯乙仇抵爲盜自刺妻實  
之官捕湯燬治竟誣伏府君察其色有寃以計給朱  
妻出所刺刀其血猶在遂縱湯而罪朱劉漢銜李敬  
甫無以快其忿構其集眾攘己貲府君得其情往白  
守守怒令易辭府君不從更以他吏成案戮李於市  
當刑之日雷震守廳事吏尋爲厲所困自刎死郡兵  
暴橫虐諸民府君每直之守寢不悅民怨羣起而逐  
之因擁府君爲守府君曰擅廢置二千石者族汝曹  
聽我言當迎守還不然吾決不從汝族也眾皆潰去  
越翼日復聚城外鼓譟焚廬舍爲亂府君請守出共  
帥壯丁趨火獲造謀者梟其首餘寘不問一郡帖然  
時營國公火你赤出鎮江西三品以下得專封拜功  
狀上署府君爲郡治中實超四階至正戊戌僞漢兵  
圍城踰三月府君調度供億無闕及勢感慷慨自誓  
躍馬欲觸鬪民爭擁不得前城陷僞漢竒其才令軍  
中有生獲吳治中予百金府君被執命釋而官之竟  
以謀脫歸臨川遜匿崑谷日以奉母爲樂若將終身  
焉郡旣入職方守臣侯至善力薦起之乙巳秋七月

拜國子博士成均初設其建立規制及銓選祠祭之事府君皆與聞贊決者甚眾丙午春正月轉同知嚴州府事浙江猶未下曹國公李文忠方議征進府君轉輸餼餉至軍前公以能稱之吳元年丁未召還南京與禁林諸老共議卽位郊祀儀注洪武戊申春正月擢僉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議大夫三月至官分部荆襄上疏言五事鑄降諸處印沙汰荊州湖泊官省武昌等處批驗所復荆峽二州田額均石首公安江陵三縣水夫科繇秋七月又上疏言興學

卷三十一

宋學士集

古

退補齋藏板

置安陸驛傳輪役遞運船及給鑄錢諸物價等事上皆從之己酉秋九月改僉山東提刑按察司事庚戌夏四月以東昌土曠人稀請省博平清平夏津朝城館陶觀城范七縣秋七月超拜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薦剡人才唯恐失之兩考北平鄉試而得士爲尤多癸丑春三月奉旨還京值疾作而終夏四月二十又九日也享年五十又七曾大父某大父某父輔有恩在州里稱爲惠人母蔡氏元配胡氏前十五年卒繼室彭氏子男四吉祥勝安皆天唯林

童者齡存女八已亡其五長適胡中胡氏之兄之子也次適太常掾施興嗣幼在室生平撰述甚多有弱齡壯遊山居南游金蘭五稟藏於家初府君既歿興嗣以其子幼乃來京師請熊參軍鼎狀其羣行徵予爲之銘其致辭悽以悲予惻然諾之未及爲而興嗣歿方懼吾文無所授而胡中又竭蹶來請辭如興嗣而有加焉遂以畀之府君權厝京師南門外中乃奉其柩歸將以某年月日葬臨川縣之赤岵山并持興嗣之骨還付於其家中亦可謂義士也已予聞祭統有云銘者論著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勤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蓋孝子慈孫之所欲得者也今不敢廢茲義序而銘諸庶慰府君於九泉之下使興嗣有知亦將無所憾矣銘曰

彪蔚炳煥文何彰耶剗兇燭姦政何良耶動合矩度行何方耶位之欲昌而底於亡耶松摧柏焚孰知其爲棟爲梁耶神理冥茫胡可以測量耶四尺之墳岵山之陽有永其藏慎毋壞傷

故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

卷三

宋學士集

五

退補齋藏板



于君墓誌銘

惟于氏遠有世序多以文學爲業族居南康之都昌  
至君益顯融於時大父德仲贈明威將軍某衛親軍  
指揮使司副使上騎都尉追封河南郡伯大母王氏  
追封河南郡君父祥英贈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  
親軍指揮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母余妙  
眞封河南郡太夫人君幼知讀書通大義縉紳先生  
稱之旣長磊落有大志不屑爲變情徇勢之行會元  
政大亂天下兵動江東西化爲盜區分寧徐壽輝建

卷三

宋學士集

去

退補齋  
藏板

僞號曰宋都九江使其將張福夏彰據湖口元將三  
旦入駐師鄱陽都昌適當其衝要交互殺掠民俛俛  
不知所從君召父老子弟謂曰吾等皆良民順寇兵  
官軍以爲叛從官軍則寇兵又將屠我行見無噍類  
矣其計安出父老子弟咸叩頭曰微君不能生我君  
乃集諸少年趨健者列爲隊伍朝暮教以擊刺之法  
旬月間整整可用乃握劍坐庭中下令曰賊兵有入  
吾境共擊之不用命者斬衆皆股栗賊聞不敢犯同  
列有忌君能者數潛通構害君皆先機而梟其首人

以爲神歲乙未徐兵破鄱陽君之勢遂孤都昌繼陷  
徐聞君名急搜訪獲之命爲江東宣尉元帥鎮鄱陽  
歲庚子徐之柄臣陳友諒殺徐而自立更僞號曰漢  
君乃泣曰我與陳皆徐君之臣陳不道乃爾我可北  
面而事之邪當是時皇上龍飛臨濠定鼎建業豪傑  
之士爭相奔走君遣使者奉幣以浮梁降上悅而受  
之君輕騎謁上於龍江詔宰相燕饗之禮意優渥賜  
以金鵬頂帽暨錦袍一襲授通議大夫行樞密院判  
官戊徽州永平翼遣之鎮行十里所復趣還解金連

卷二十一

宋學士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環并繒授之且曰予賜卿冠衣不可少此故又名卿  
來爾君感知遇之深誓殫報効上疏曰于光之心鞠  
躬盡力報國一忠死而後已上命左右藏擘曰此于  
光誓書也君察僞漢國政不一兵出於外潛獻搗虛  
之策上親征九江君與郡將皆從馳行電疾友諒以  
爲自天而下棄城宵遁君將兵下黃梅瑞昌諸邑居亡  
何助攻建昌拔之出戍鄱陽友諒攻洪都上親往救  
大戰彭蠡湖友諒斃於流矢其子理假息武昌詔常  
忠武王追攻之理遂輿櫬銜壁出降君皆在行中與

有功焉轉同知振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遷鷹揚衛  
進階懷遠大將軍時僞吳張士誠據浙西淮安數州  
之地君從大將軍徐魏公往討泰興高郵淮安安豐  
皆下張之勁卒皆聚湖之舊館魏公督諸將及君破  
之遂平湖州下姑蘇士誠就擒及魏公征中原君統  
銳兵以從益都沂棣登萊諸州次第平乃入汴梁克  
洛陝攻下潼關君與郭將軍守之元將王左丞自河  
中帥眾來奪關兩兵方挾戰君舞戟橫貫其中大呼  
殺人元兵奔潰追斬之積屍盈野越六月進擊河中

卷二十一

宋學士集

十一

退補齋  
藏板

拔其城魏公命戍鞏昌元將擴廓帖木兒屢引兵來  
戰君輒搗走之敵兵不敢東向遂合諸部兵圍安定  
州君急分兵往救兵少不能戰退屯三十里復與元  
別軍會君腹背皆受攻遂被執百計誘其降不屈韓  
將軍戍蘭州元兵來圍城擁君行城下使誘將軍降  
君呼曰我不幸被縛誓死不辱國爾輩受本朝皇帝  
厚恩當堅守以俟大軍之至勿信其甘言所誘也元  
兵大怒批其頰擁之使去尋聞被害上悼之錫以布  
帛令其家成服行喪遣祠部官祭以少牢奉其神主

配享雞籠山功臣廟中君諱光字大用于其姓也自  
二十五歲起兵至四十三而歿氣貌修整善鼓琴能  
吟古今體詩多古雅不凡兼通醫學針灸科人望之  
翩然貴介公子也及持戟上馬輒鷹揚虎視所向不  
敢當逢者莫不改容太夫人性剛嚴君事之孜孜盡  
禮唯恐稍違其意遇氣有未平君長跪於前移時不  
敢起君子尤稱焉娶鄱陽劉淑姬通書史封河南郡  
夫人子男二人蕃與宣也君生於天歷戊辰九月十  
四日歿於洪武庚戌某月日則不可復知矣辛亥某

卷三十一

宋學士集

九

退補齋  
藏板

月日蕃用招魂禮葬君衣冠於某山之原前葬一月  
其外舅建德令劉君燦狀君之行引蕃來拜於庭請  
爲銘揭諸墓門嗟夫君以一書生嬰亂世乃能倡義  
旅以捍鄉邦繼而率眾歸有道之朝四方征伐爲前  
鋒幕府上其功殆無虛歲惜乎安定之役孤軍深入  
不能制勝遂致陷於虎口天乎命耶有識者蓋悲之  
也然君能執節不回視死猶生卒不負誓書死而後  
已之言亦可謂夷險一節者矣銘曰

麟之師師鳳之儀儀治世之奇有力如虎長戟勁弩

才堪用武惟君之生丁時搶攘六合虎爭投筆而起  
集厥師旅以障州里眞龍天飛聖朝赫熙杖劍來依  
帝曰嗟汝爾鎮歛土以安黎庶大軍長驅何戰不隨  
竊漢傳吳借籌決勝山東受令洛汴亦定潼關置屯  
鑄鐵爲閭敵不敢捫靈旗西伐如火烈烈所向皆捷  
多寡勢殊視敵如無卒捐厥軀赤心如日以身殉國  
死又何恤皇寵有輝少牢祭之饜食崇祠寰宇一統  
不爲麟鳳使人增慟冠衣具存大招爾魂藏之山樊  
山氣鬱鬱護此幽室魂兮來宅

卷三十一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元贈武略將軍同知臨洮府事武騎尉追封榮  
陽縣男朱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壺字子厚姓朱氏其先出於唐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敬則之裔敬則居亳之永城世以孝義被旌  
顯一門六闕相望而子孫尤貴富邦人慕豔有金頭  
公銀頭公之號兩族序昭穆而葬占地百餘畝亦目  
曰宰相林則當時簪笏聯朱紫赫施可知矣世遠  
譜廢子孫分適他州莫能究其詳府君銀頭公之後  
也五世祖某宋建炎初扈蹕南渡寓於霍丘仍以質

雄於時曾祖某通判淮安州祖某提點壽春府稅課  
司遂居壽春之下蔡父某咸淳末嘗舉進士未及官  
而宋亡入元以儒入仕授無爲州學正母胡氏府君  
幼不好弄巖然如老成人及長孳孳嗜學求名講師  
而事之知解既至不欲陷於一曲凡天官地理卜筮  
醫學之屬咸究其微旨晚而學易陰陽消長之理吉  
凶存亡之故觀象玩辭使心與理相涵無少爽者終  
日默坐視流俗紛紜絕不與競人以爲迂則笑曰主  
靜乃吾學也鄉隣有鬪者諭以訟終凶之義釋然而

卷三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去若不能凶喪及無食與衣者竭其力周之自奉甚  
儉一豆一簞猶不盡食事繼母張氏如親母惟恐有  
毫髮違其意令聲流聞莫不高府君之行郡國將辟  
起之不聽部使者行縣又以茂材舉河南行中書遂  
署安豐路儒學正府君曰與其身有虛名孰若心無  
慚德辭不赴鄉子弟擔簦從之游日談道德仁義刮  
摩其故習疊疊數千言弗倦暇則鼓琴咏詩以自娛  
或時出佳山水間歎歌忘返壽始五十以延祐戊午  
秋九月某日終於家以某年月日葬於縣西孤山祖

瑩之左娶劉氏子男三人曰某曰某曰復女一人適  
某元季府君以復貴贈同知臨洮府事階武略將軍  
勳武騎尉爵滎陽縣男劉氏贈滎陽縣君入我國朝  
河南山東相繼降復例遷京師有薦其文學於上者  
得召見擢國子助教侍經親王陞燕府參軍轉長史  
予時忝職禁林兼青宮贊善日與復游復凝重醇懿  
有儒者氣象予甚重之會予蒙恩歸田復持燕相府  
錄事楊哲之狀求銘府君墓哲序事精贍且熠然有  
奇氣於是粗加櫟括而繫之以銘銘曰

卷三十一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水若有源長流弗虧豈無潢汙朝滿夕除猗歟府君  
遠有世序邦人豔之綿延簪組嗜書不厭幾欲成癖  
晚而潛心我學吾易觀易玩辭孰出範圍參諸天人  
或驗事爲發聞於時郡國交辟有儒一官可涖其職  
縻身下列揖拜上官豈若肥遯白雲青山令子旣顯  
褒贈攸宜九泉冥冥赫其有輝況今遭逢六合重熙  
龍光下被行當見之孤山鬱蒼中有元堂太史勒銘  
永固其藏

故東吳先生吳公墓誌銘

惟吳氏初自延陵而分圖譜之局廢不能詳其爵里  
世次五季未有諱嗣者自廣信遷撫之金溪其諸孫  
宋含光尉邦基生郇從象山陸文安公傳道德性命  
之學郇生福州教授行世行世生太學進士益益生  
鄉貢進士饒漕貢進士可景定甲子進士名揚兄弟  
並以文鳴可生泰連泰連生儼儀儀字明善世稱爲  
東吳先生自幼以續承家學爲事雞初號輒起秉火  
挾册而讀之時建昌江公存禮謝公升孫皆前進士  
先生負笈從之游繼登鄉先達虞文靖公集之門於

卷二十一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是博極羣書其學絕出於四方先是元至正甲申先  
生伯兄儼與其子裕同舉進士裕連三薦始擢辛卯  
進士第名在第二冠南士之首及至丙申先生暨再  
從弟立盛又薦於鄉立饒之孫盛名揚之孫也鄉人  
榮之指先生之居相語曰是家在前朝以明經詞賦  
知名者先後相望今復如斯書詩之澤厥有衍哉會  
海內兵起先生遂無意北上下帷講授遐邇學徒爭  
奔走其門先生隨其資器孳孳訓迪必使優柔厭飫  
而後已凡所敷繹皆五經奧義不拘泥於箋記而大



旨自暢晚尤專心於春秋且謂聖人之經一而諸家  
異傳大道榛塞職此之由乃著三書曰禪傳曰類編  
曰五倫辨辭義嚴密多先儒所未言嘗撫卷嘆曰此  
書吾積學之所致後世有楊子雲其將好之矣然於  
文辭尤豐贍有力下筆之頃思如湧泉開闔抑揚不  
愆矩度論者謂如晴巒出雲氣勢突兀不假雕琢天  
然成章先生則曰作文不原於聖經不關於世教雖  
工無益也先生涵養既深造詣益殊其於律已之功  
莊愨而端嚴隆寒極暑必正衣冠而坐家人聞其聲

卷三十一

宋學士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欵輒肅容而立不敢妄動天性篤於孝友事二親唯  
恐違其意季弟偉早夭其室周氏方少子衷僅五歲  
先生經營其家撫衷至成人周氏得以遂其節先生  
爲人剛直自將異懦者不侮強禦者不畏或以非理  
來撓必峻言折之其人悻悻見於色弗少顧稍知感  
悔卽遇之如初有寸善播揚唯恐不聞壬辰之夏縣  
燬於寇所在惡少年持白挺相挺爲亂先生椎牛醢  
酒集里中耄倪諭以禍福皆稽首聽命他鄉爲亂者  
皆罹草薶禽獮之慘或無子遺獨先生之鄉獲免及

入國朝撫州守侯君元善聞先生名欲聘起之先生以疾力辭洪武庚戌江西鄉闈試多士府判官王徽夢州城中迎狀元既而先生之子伯宗實在首選明年辛亥對策大廷復以第一人賜進士及第召見奉天殿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或者以夢之前徵爲先生世科之符而先生已歿不及見矣先生之歿在辛亥二月二十八日上距所生大德丁未之歲得年六十有五配何氏生丈夫子三人長卽伯宗初名祐今以字行次禴次祈皆以經術教授州里女三人曾雅周禮黃顯其婿也孫男一人某女三人尙幼初伯宗會試南宮予嘗奉勅與考試事伯宗因來謁以先生文集序爲請予未暇爲而先生訃音至矣伯宗乃泣拜求撰墓文將還以其年某月日葬里之毬場山且勒文懸絳之碑予聞世之右族重珪壘組者有之矣索其家學相承數世而弗墜十百之中或一二見焉况夫科名尤造物者之所靳哉今先生之門何其奕葉聯輝至於如是也此無他山厚則木繁海深則川聚其亦理勢之必然耶自時厥後繼繼繩繩予知未有

艾也雖然先生之學則又在乎科目之外經不可不窮也德不可不修也業不可不廣也欲法先生者法此足矣是宜銘銘曰

吳氏之裔何蟬聯兮科名接武代多賢兮先生承之志益騫兮嚙齋道腴涉幽元兮袞斧法嚴聖有經兮傳者角立分戶庭兮我曠至隱發精明兮剔抉浮翳朗日星兮窮經致用時則屯兮薜衣椒冠甘隱淪兮振揚教鐸豈乃文兮牖其天衷德潤身兮世降俗偷病逾深兮方倚俞盧起痼沈兮祕其正陽平羣陰兮

卷十一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儒行之卓罔弗欽兮一鑑之亡我心傷兮其人雖逝名則良兮有寧一宮氣鬱藏兮焯德著美薦以石章兮

義烏王府君墓誌銘

烏傷溪上有王府君者壽五十八以洪武九年夏五月丁巳卒於家十年春三月壬申葬於同義鄉下澤山之原素服而臨葬者千有餘人皆灑涕而去蓋府君忠厚君子也諱順字性之自幼嗜學嘗登許文懿公之門讀書必欲見之躬行使物被其澤里有大鼓湖

瀦水灌田五十畝有奇歲久岸且崩天稍不雨田咸作龜兆坼民遑遑不自寧府君嘆曰此非我之責耶卽集眾興築之約田而輸作有差自出布錢鑿石作水門視時溢乾而畜洩之民得大利朝廷營建宮室徵木石之工於郡縣縣吏胥並緣爲姦利不問老幼廢疾之不可任悉上其名索之弗得輒捕比隣以代雞犬不得寧府君自於縣覈實而作新籍凡有徵發按籍輸役之村疇之中痒痾疾痛者急不能注善藥府君儲峙一室或有求者施之無吝色然恐察之不

卷三

宋字士集

七

退補齋藏板

精且與名士朱君震亨講切內經之說汲汲以濟人爲務鄉間有單婁者出粟菽相貸而不錄其息沒則給棺槨葬之逋錢久不能庚則焚其券府君猶以爲未足復謂移風易俗必本於學乃建書塾招良師會鄉族俊秀俾子弟與之共學甚貧者輒周以羞服月旦十五日具觴豆延其父兄列坐左右立諸生於堂下府君正衣冠中居以孝弟睦嫻之道誘掖而飭導之縣大夫賢其爲人顧左右曰若王性之者豈非一鄉之善士哉凡持牒來訴有及婚姻貲產者下府君

調解之人服其公取決片言之閒不復重有辭田賦  
移易不常官欲重輯之以定科繇同義一鄉府君實  
與鉤校之任積弊盡削無敢上下其手者府君遂欲  
進均役之策會病卒乃止止大夫聞之頓足曰良士亡  
矣奈何太息者久之府君性樂易未嘗有憂色見人  
爲一善事喜動容貌每行鄉飲酒禮捧國朝律寘几  
案閒諄諄爲人講解使之心領神會不敢爲非閒居  
無事焚香鼓琴以自樂四方賢士無不願與之交有  
納交者雖久留而不厭好法書名畫不翊金玉然顯

卷五

宋學士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沛流離亦挾以俱往通周易有所謀爲則必揲著玩  
占所言吉凶多驗曾祖益之宋季爲越之校官祖文  
繼父栖妣曾朱二氏妻凡三娶諸助何璉皆先卒今  
惟朱氏存子男子三演溢滔子女子三諸宗陳亨吳  
童其壻也孫男五至淑至剛至和至誠至隆孫女四  
皆在室府君旣葬之六月演請同縣宗潤集其行爲  
書一通介學子童徽來謁文古者族則有師閭則有  
胥各掌其戒令教治屬民讀邦法而書其孝弟睦嫺  
有學者校登夫家眾寡辨其老幼廢疾之可任者至

於役國事相葬埋之事無不備極其情意嗚呼府君之行何其甚類之使一里得府君焉則一里寧一鄉得府君焉則一鄉治一邑得府君焉則一邑之民咸得其所矣視彼剝蝕於人扼其喉而盪其腦者抑何遠哉不可以不銘也其詞曰

位不冠纓而惠孚於民仁矣哉若人是非紛紜而折以片言信矣哉若人文質彬彬而令譽振振君子哉若人銘以昭之揭於墓門

義烏方府君墓誌銘

卷二

宋學士集

五

退補齋藏板

府君諱天瑞字景雲姓方氏宋元豐閒有諱沈者自嚴陵白雲原徙居義烏之稠巖今九世矣當五世時又有諱應龍者登嘉定癸未進士第官終大治丞其族望嘗顯矣府君曾祖諱淵祖諱崧之父諱汝霖母喻氏紹興丁丑進士工部郎中喻公良能五世孫也府君六歲時與羣兒戲於池濱一兒俯身攀藕花忽墮水中羣兒皆驚奔府君急執其足揚聲大呼人聞而來抱兒還其父逮長讀書窮旨趣孳孳弗少懈其父以食指之繁故廬迫隘不足以容別買宅一區於

三里外命府君居之府君昏定晨省雖大暑寒不廢  
父母憐其勤力止之府君跪對曰子職當如是不爲  
勞也府君之配曰朱氏承直郎廣德路總管府經歷  
諱約之女也府君相敬如賓終其身無片言乖戾或  
者媿之梁伯鸞朱歿府君一念之輒垂涕與人交重  
然諾一旦暴風疾雨府君擔簦躡屩倉皇欲就途家  
人謂曰非有至急之故何遽往也府君笑曰吾與人  
期不欲爽信耳其遇宗族內外姻多煦煦有恩意有  
稱貸者或不能償實不問府君長身鶴立美鬚髯樂

卷三十一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賓友過從當酒酣耳熱高談雄辨驚動四筵徐而察  
之皆根據經史出人思慮之所不到時論多之府君  
有兄二人孟曰天與字景賢仲曰天錫字景範景賢  
博通書傳善滑稽士無賢不肖皆樂與游尤精黃帝  
內經之學有疾者恆依之景範淵深而簡默遇勝友  
論詩輒抵掌劇辨滾滾如泉源發不見其窮府君固  
難爲弟矣亦復翹然與之抗衡非聰明絕倫不能也  
府君年七十九疾病頗侵凌知其不可治乃絕醫賦  
詩一章示子孫大意以爲吾讀孔氏書死生終始之

說粗若知之萬事悠悠當同一夢彼浮屠氏所謂天堂地獄不過託是化爲善而已吾家素絕之不必用也今死矣與明月清風浮游於天地閒耳尙何道哉書畢而終實洪武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府君生平嗜吟有詩集二卷藏於家妻卽朱氏無子而先卒鞠景賢次子樵爲嗣旣而少房馬氏生子男子二人曰士龍曰士信子女子一人曰丑姬徵事郎中書舍人宋璲其婿也孫男二人某某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初予與府君二兄交甚洽繼識府君於白麟溪上府君方爲女擇配予兒璲始九歲操觚作蠅頭細字謄於所造文辭府君心悅遂成婚姻家府君當有疾時璲將來南京省余往謁府君道別府君執璲臂言曰汝尊公當代文士第一流吾且暮死不復與子相見願爲求墓上之銘足矣璲泣而別未幾果以計聞予亦爲泣下霑襟今予致政還家府君從孫衡備書其事行士龍持以來請予惡得不爲之銘銘曰

稠巖陽三鳳翔一鳳後逝雲爲鄉梧桐葦葦空高岡  
緬懷德輝人可忘

卷三十一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故濞峰先生府君墓誌銘

大江之西南昌名郡有濞峰先生其學以聖賢爲宗其文以理氣爲主其行以忠信爲本其接人以明體適用爲教其生也人尊之師之其歿也人又哀之慕之歿後二十一年而門人弟子與其孤翰林修撰善圖其不朽者甚悉乃集羣行成書而以銘文屬筆於濞濂竊聞先生多著書大抵研精易禮之學而及於邵子先天橫渠正蒙諸書共若干萬言先生之言曰先天之學心學也其圖皆從中起其前無古而後無

卷三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藏板

今大之爲天地小之爲民物顯之爲禮樂幽之爲鬼神遠之爲闔闢之初終近之爲瞬息之起止莫不具焉邵子以命世人豪乃探是圖著爲皇極經世書性命物理之說重明於世學者往往厭其難棄而弗講予於是有經世書說張子正蒙書實與太極圖通書西銘並傳而未有爲之註釋者余於是有正蒙書說禮經殘缺已久朱子雖定爲儀禮經傳而其輯錄多出於門人勉齋黃氏與信齋楊氏其中予奪多有未定余於是有禮說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伊洛大儒雖

嘗論著而其義皆愈索而愈無窮予於是有易說吾道不行於時而其見於言者不過如此而已嗚呼觀先生之言則其心之所存者從可知矣濂雖不文敢不大書揭於墓道以爲後進之觀云按狀先生諱隱老字子方姓朱氏南昌之豐城人曾祖某祖三德父應岳母楊氏先生自幼輒勸書須臾不少怠母若兄頗以爲迂靳膏油不多給秋宵月朗每挾冊映讀之冬則拾枯薪及爇松明以繼欣然若忘其憂時江村姚公某泳齋洪公某冽泉趙公某皆宋之遺老淹通

卷三十一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六藝之故而桂莊涂公應雷又遠承考亭朱子遺緒先生咸執經叩請莫不交與之且曰朱生令器也他日所成當無讓古人負笈而歸兄以先生不事生產作業力求析爨先生不得已悉以美田與之自取不毛者由是家寢貧或憐之勸其俯就科目庶得祿爲親養一踐場屋不中益潛心於聖賢之祕窮索於經驗諸身心唯恐有不合者久之心與理涵瞭然如辨黑白遂倡鳴道學於荷山之陽四方學子悉從之遊先生顏貌巖毅若不可親近設有疑問如撞巨鐘小

大隨應無虛發者初先生伯父曰應五曰應祥曰應  
焱與其父皆足以師表州里龐眉白髮大布寬衣金  
春玉撞塌鳴篋協使人望之嵒竄之意消至是先生  
又能繼承之不墜士論多之至正壬辰春三月江淮  
兵動鄉之惡少年爲變殺戮至雞犬耄倪皆竄匿先  
生猶操觚正衣冠而坐從容語鈔掠者曰貲財任取  
之書籍非爾所好也及其再至四三至先生復曰吾  
家已罄矣爾幸他之盜素聞其名笑而去無敢縱火  
者西東隣數十家皆藉是獲完先生遭時多艱召族

卷三十一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孺子弟戒之曰吾宗素以清白相傳寧寒餓而死不  
可爲不義而生終無敢犯教者不幸以至正丁酉十  
月八日卒於家未殁語善曰吾著書多未脫橐芟繁  
補闕之責盡在於汝吾以數推明年江西當大變汝  
當謹避以免難吾今無所苦精神如常時但覺氣息  
漸微爾已而遂亡戊戌夏四月僞漢陳友諒陷南昌  
果如先生言後七年癸卯十二月初一日始葬於潞  
峰之下娶涂李二氏男一人卽善克紹其家學者也  
女二人歸縣人虞淵鄒誼孫二人象環逢掖象環通

五經大義年十九前卒孫女一人適羅壽亦里之良族曾孫一人興祖曾孫女二人尙幼濂聞君子立心在乎遠且大者于祿以行志其澤可被於當時著書以明理其功實垂於後世孰短孰長人必有辨之者雖然人心漓矣士習陋矣翻經取題而媒仕進者有矣求髣髴如先生者尙可得耶銘以昭之亦發濂之深慨云爾銘曰

古之聖哲何爲作經牖人天明使反諸誠世衰道微耽厥口耳攀英摭華以經爲戲繽紛外馳奚補身心

卷三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寶用瓦礫棄其南金考亭奮興上繼伊洛完經翼傳日星照灼豐城之墟天產碩儒豔其流光漱其芳腴堂虛露涼膏油莫續挾冊於庭借月而燭優之柔之茫然遐思饜之飫之如啖甘肥內存於心外著於目明命有赫無敢不肅出而倡道荷山之陽有聲泱泱達於四方執經之徒雲合川赴若飲衢尊充足而去俗易風移惇我民彝天不愆遺孰不涕洟元堂沈沈妥厥靈爽尙畀後人胡福是享

玉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樓君墓誌銘

嗚呼吾彥珍其止於斯矣乎初余年十九負笈入婺城之南受經說於聞人先生會彥珍亦從烏傷來卒業余家抵彥珍所居僅半舍不能一識至是始及見之歡如平生彥珍少余四歲肌膚若玉雪服飾鮮潔容止閒雅一何貴介公子也居三年聞浦陽淵穎吳公闡教諸暨之白門余復裹糧相從彥珍知之騎驢躡余後越五月卽還彥珍自是家居余且讀未見之書於浦陽仙華山往與還皆經彥珍門彥珍聞余來雖夜至一鼓亦必秉燭起迎灑酒澆我軟語不能休

卷三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余因就寢席彥珍則臥余榻側不解衣至明方興及別送余五里外訕侮謹笑無所不至將行又復盤旋若不能遽捨者時彥珍年方盛壯論議天下事若可俯拾故皆曠濶而疏略不事窘束又何跣跣竒才也已而走燕都用太師德王之薦授澧州管領拔都民戶總管府玉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道里旣遠風土嗜好迥然殊彥珍在官多悒悒不樂歎曰人生貴適意耳何至束縛馳驟如馬牛然未幾解印綬而歸不問賓朋有無無日不露醉醉輒大笑世間事類不足

以汚之至正中天下大亂官政苛急如東涇彥珍益不自膠賴大放於酒晨興未盥漱卽以壺觴自隨白眼望天痛飲達暮唯恐壺口之竭也家事且日落彥珍視貲財愈不自愛惜或勸何不少爲子孫謀彥珍曰吾遭時孔艱託麴蘖以爲昏冥之逃耳君以不念子孫爲責不亦大惑歟又何曠達之良士也乙巳春予自左史乞骸骨還山中特扶短筇過彥珍彥珍首不暇冠急趨前執予手曰君來歸耶且留連四三日勿遽舍我去指所乘青驢曰將宰以啖君池中有大

卷三十一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藏板

鯉魚長可三尺取以爲脩君雖不飲視吾引滿亦必爲之暢然予不能從後一月有客叩門甚急使蒼頭詢其姓名大聲呼曰汝第言舊日同舍生爾何必問其爲誰耶予亟出迎彥珍已據床危坐問予曰予渴甚汝何處可得美醞時方嚴酷禁予不敢答彥珍攬予髯曰子誠俗士耶會日莫不得已止宿雞第一號卽馳去自時厥後聞彥珍爲酒所蝕形貌尪瘠甚未幾竟死焉臨歿精神耿耿不亂也嗚呼吾彥珍其止於斯矣乎計至予不覺失聲慟會朝廷纂修元史起

予爲總裁官倉忙就道不及執紼以視彥珍之葬輒  
往酹柩前追思生平之驩而話言歷歷在耳形容則  
不可復覩矣嗚呼吾彥珍其止於斯矣乎彥珍諱士  
實彥珍其字也姓樓氏世居婺之義烏曾祖焚祖紹  
翁父如浚妣王氏彥珍幼孝於親母夫人抱疾煨祖  
劑以進累數月目不夜瞑長從名師友游發爲聲詩  
皆清雅可傳誦家素饒於財姻友或至寒餒肥馬輕  
裘與之無吝色娶同邑金氏宋知雷州士龍之曾孫  
女也內政修舉無媿於婦道子男子四銳鉞鍾鏐鉞

卷三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鍾先卒子女子一適浦江義門鄭械孫男二淙漸某  
年月日生某年月日卒享年五十有六以某年月葬  
於某鄉某山之原嗚呼吾彥珍其止於斯矣乎銘曰  
嗚呼彥珍死於酒耶不酒而死世何多耶嗚呼彥珍  
醉而醒耶高視陋俗醒其醉耶彼溺於聲利心勦形  
瘵而無一隙之適者方吾彥珍又何如耶嗚呼彥珍  
孰謂非曠達之士耶

會稽陳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陳煦述其先祖之行拜且請曰煦之先本

儒族至於先祖遭家多艱始屈身為吏卓卓有可稱者先祖年六十有七以元至正己亥十二月十八日卒於婺之金華越一年辛丑正月某日權厝金華照水里之原今將以某年月日歸葬會稽某山先隴之次然先祖之卒今二十年矣相去日遠人之及見先祖者日益微稱先祖之美者當愈疏矣儻又越十餘年安復有知而稱之者乎惟託文辭之傳可以不朽而文辭之不美者又不足以傳煦管聞人咸推先生所爲文必傳先生文傳則先祖之事愈久而不墜惟

卷三

宋學士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先生閔焉而賜之銘余曰余文豈足傳而祖耶然而祖之事信有可稱者乃受而銘之君諱克和字惟中陳姓陳爲固始著姓唐末有遷泉之南安者宋太常少卿侁始自泉遷會稽君七世祖也曾祖一新文林郎祖麒左宣教郎父德星母李氏君六歲喪母十九而父卒能自振拔讀書學法律挺挺不肯出人下元元貞初補三江鹽場吏覈故所積鹽得羨餘數十百引以代亭戶貧不能輸賦者流亡相率復還旣而調曠縣吏縣民誣隣人盜其先塋珠君曰珠人土必壞



汝先塋葬幾何年矣豈有完珠耶富族僞爲券書奪  
細民田君辨其券曰是歲某月改元何謂正月耶皆  
無以應而退轉吏上虞會歲饑民道死相望君言於  
令尹發公藏易粟勸巨室啓廩賑貸存活者甚衆上  
虞下蓋湖廣百餘里漑上虞餘姚二縣田夏旱二縣  
民爭決水至相毆擊君白尹立石表湖上而中分之  
爭遂止復有梁湖者溉民田甚博右族利其腴將墾  
以爲田民病暎君浚復之改平準鈔庫司庫爲會稽  
縣吏紹興路聞君能辟爲椽山陰堞埭塘圯海水禍

卷三十一

宋學士集

罕

退補齋  
藏板

椽郡公屬君治君役多田家斲巨石穴其中貫以堅  
木築之歲乃有秋錄事吏闕君攝其事樊氏叔姪爭  
先廬不決相訟前吏利其貲故緩之不爲析君登之  
於庭告以古孝弟禮讓事投鈎於地使各取之叔姪  
悔悟叩首泣謝讓其廬不訟居踰年移吏婺州守熟  
君名不敢以吏待君每相可否論事民陰受其惠武  
義民欲誘飢民爲亂事覺欲悉捕誅之武義大擾君  
走告廉訪副使伯嘉訥曰謀亂者一狂豎耳餘人果  
何罪今不因而輯定之亂且見矣賴以生者三千餘

家義烏徐氏率少年七十餘翦髮爲信劫其仇家旣而仇遁其黨怒遂火縣治而去郡議以爲亂律置之死君復告伯嘉訥曰愚民負氣縱火罪雖有之豈如議者之重耶且翦髮者皆脅從耳欲置之死不已酷乎七十人者皆賴以免聲績益彰至正乙未江浙行中書省以君爲慶元路市舶提舉司都目戊戌奉檄使泉還道婺會國兵圍城君縋以出閒道之會稽遇翦髮民相率邀致其家出婦子拜曰生我者君也爭具肩輿護君歸明年之金華訪其二子敬升遂卒卒

卷三十一

木學十集

聖

退補齋藏板

時告其子皆善言聞君卒者爲之歎息君爲吏至老毫毛無所私家無儋石儲弗卹也然遇事敢言言必當乎理故所爲輒可稱道娶呂氏生五男子長源國朝知完縣事次卽敬福建行省員外卽次復元山陰縣儒學教諭次卽升今爲儀封縣儒學教諭其一曰端出後上虞梁氏女一適同郡王克常孫男六人長卽煦由太學生爲吳王府伴讀擢今官次曰杰烈默熊烝孫女五人古之仕者將以行道也非以榮其身也然而所居卑則所被者狹故君子樂得夫時位焉

苟幸時竊位以富貴其身而無所益於世則君子何取乎若君者雖老死於下位然所至而民受其惠其過於世之食厚祿而無善可稱者遠矣使天道可必君其有後哉銘曰

萬鍾無聞彼爲何人吁嗟乎君下位終身雖則位卑善政孔殷誰曰不信視其子孫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鹿皮子墓誌銘

婺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爲衣種藥銀谷澗中當春陽正殷翫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流

卷三十一

小學士集

聖

退補齋藏板

泉花飛墜泉中與其相迴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曰往觀弗厭旣而大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橫辨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論議元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履出速坐之海紅花底戒侍史治酒漿菹醢親執筭獻酬歌古詞以爲驩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潛熙以來羣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旨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厖隸

無不俛俛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  
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經決  
然自謂當斷來說於吾後云濂乃避席而問曰其意  
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爲易象  
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  
言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  
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  
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  
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

卷二十一

宋學士集

聖

退補齋  
藏板

平矣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枳也  
枳一爾而穰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  
發而視之穰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  
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  
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  
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  
枳之穰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黍銖則  
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斂之不合而一不可見禮  
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彝倫斁

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興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閒嘗質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妍媸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曰伊洛之學大昭

卷二十一

宋學士集

畧

退補齋藏板

於涖熙未易遽取舍之也自時厥後爲貧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爲已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晷靡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卽梓刻示人復貽書於濂曰予瀕死吾道苦無所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廬亦燬於兵寓子壻王爲家留六年之久遘微疾默坐於一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曰吾年八十又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爲未幾翛然而逝實至

正乙己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爲君采  
人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爲鹿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  
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爲衣冠巨  
族曾祖居仁祖壽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鄉先  
生石公一鼇與聞考亭之學有志節嘗抗章詆權臣  
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辭  
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詩書春秋大義於李公直  
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邈然  
不與世接唯寤寐羣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於

卷三

宋學士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談辨見於文辭恆懇懇爲人道之文辭於狀物寫情  
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  
新逸超麗喻爲挺立孤松羣葩俯仰下風而莫之敢  
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脂澤時之  
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賦  
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謄寫謂絕似魏晉人所  
撰君子則諱之不復肯爲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門  
而名聞遠達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黃文獻  
公潛歐陽文公元皆慕之以爲不可及移書諮訪如

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癱君子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爲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爲筒時吸而出之母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奉之嗚嗚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干駟萬鍾弗爲動家雖素饒於貲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儉輒竭粟賑里閭自取來牟以續其食嘗發所藏錫爲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笑而已嗚呼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經曰四

卷三十一

宋學士集

哭

退補齋藏板

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糾繆曰鹿皮子曰飛花觀小篆合數百卷君子正配朱氏先若干年卒生延年大年者年喬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闈乙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諭側室某氏生逢年君子沒時諸子唯喬年在餘皆先卒女三人其婿卽王爲次則俞某張紹先孫男九人庭玉庭珪庭筠庭鸞庭鳳庭堅庭誨庭某庭某女四人適徐信俞本虞某宗某曾孫男五人紹宗超宗林宗某

宗某宗女三人在幼喬年庭堅等泊王爲以是年十一月某甲子奉柩葬於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潭山之原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灑泣葬後五年其高第弟子楊君芾乃爲撰列行狀一通而喬年同王爲持示金華宋濂再拜請爲銘嗚呼君子以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尙詭隨必欲暢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清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

卷三十一

宋學士集

聖

退補齋藏板

亦何心於固必使君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歎而君子之眾說亦或藉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愈光輝混融而卓冠於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值每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爲過高是豈窺見其衡氣機者哉濂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述昔日問答



之辭於其首後之傳儒林者尙有所稽焉其稱爲君子者君子蓋有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聖髓兮伊洛發遺精天人旣混合兮陽陰悉苞并無義聞不開闡兮金石奏和平自茲益演繹兮白日中天行如彼藝黍稷兮疇去莠與稂春實成白粲兮詔使來者嘗有夫起東海兮吐言一如鏞噲噉達幽隱兮務使聲遠揚豈欲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著書動盈車兮片言類括囊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亡解之溢衆目兮懷異吁可驚似茲海外珍兮神

卷三

宋學士集

哭

退補齋藏板

光燧如虹苟施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上可奠方明胡爲墮空山兮枯槁埋光晶鹿皮翦爲裘兮我冠贖垂纓臨流翫飛花兮心與烟霞冥清風與逸氣兮橫絕宇宙中食道身自腴兮疇計祿位豐婆娑太霞洞兮卒以上壽終斗潭向東流兮內有八尺塋鬼神必訶衛兮靈氣結華英永爲文字祥兮千祀垂休聲

寧海林貞婦方氏墓誌銘

寧海林可企年垂八十纏綿疾疢偃臥不能興召其

甥方孝聞而謂之曰吾耄矣卽溘先朝露無所憾第  
母氏貞行未及顯白中心怛怛然類持杵舂擊之者  
聞汝弟孝孺受經於金華宋太史太史進人以善者  
也儻孝孺爲達其誠太史未必不憫之而寵畀以文  
也言訖涕泗滂然下孝孺以言予因不辭而序之曰  
貞婦諱友弟姓方氏亦寧海人宋某年進士淦之  
女孝聞之曾祖姑也年二十歸可企之父某時舅已  
沒惟姑存秋髮亦續紛矣當科絲之興黔首藉是以  
魚肉之夫獨嬰其難且無同氣之親以爲助貞婦俛

卷五

宋學士集

哭

退補齋  
藏板

首事紡磚或至雞號就枕由是給使之用不匱越八  
載而生四子夫以一疾亡長子年甫踰七餘子生尙  
幼貞婦幾欲無生然恐傷姑之心強顏追逐日夜飲  
泣吞聲不使聲聞於人里有豪士欲乘其孤嫠凌之  
貞婦盛氣叱曰我未亡人耳爾誠君子耶當恤我軫  
我之不服顧反以相虐耶苟進進不已誓直於官以  
懲彼繼者或聞之吐舌相戒莫敢犯卒能樹其門弗  
墜姑年八十恆多病貞婦敬之如鬼神保之如嬰兒  
無毫髮忤其意及以壽終帥家人行喪朝夕奠哭如

儀學禮君子不能過也訓飭諸子從師問學束脩不足脫簪珥繼之至其成立皆爲之授室歲時出坐堂上子婦與諸孫分東西立階下次第舉觴爲壽雍穆之氣藹如陽春如是三十年乃卒卒時年八十二某年某月日也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廬州里之人至今指其門相謂曰是有貞婦能傲然自守而致備福之養今豈復有是人耶相與慕咏而去貞婦四子長可傳次卽可企次可任可信諸孫若干人某某孫女若干人歸濟寧知府方去矜及某某去矜孝聞父也予聞夫者婦之天天可背乎背天則非人也有若貞婦之順乎天天之報施如此亦云厚矣哉銘曰  
鴻鴈貞雌而不再雄而况於人乎林氏婦方其始無愧人道乎有人心者孰謂其不能興起乎

卷三

宋學士集

卒

退補齋  
藏板

